□乡土记事

冤家喜事

●薛立彬

马家和李家是仇家。马家和李家的仇结了近三十年了，那时马立业和李元茂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媒婆李婶儿把临村的腊梅姑娘介绍给了李元茂，两人彼此也存有好感，就对外公开了恋爱关系。可是交往不到半年，腊梅就主动提出要与李元茂断绝来往，进而与马立业好上了。李元茂不甘心，找腊梅问个究竟，腊梅说没有原因，就是觉得马立业比他好。李元茂很是窝火，就去找马立业讨个说法。马立业说他没有说法给他，决策权在腊梅手里，腊梅想跟谁好就跟谁好。

李元茂咽不下这口气。虽说腊梅还不是他媳妇，但孙村的男女老少有谁不知道腊梅是他的女朋友，所以李元茂还是找了一个借口与马立业打了一架。

那一架没分胜负，马立业的鼻子被打出了血，李元茂的眼睛被打成了熊猫眼。孙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是为了腊梅而打的。人们谴责马立业不厚道，指责腊梅不正经，认为李元茂窝囊。但马立业照样吹吹打打地把腊梅娶回了家。

马立业和腊梅结婚的那天，李元茂在自己家里喝得酩酊大醉。李元茂的父亲骂他是窝囊废，并发誓一定要给儿子找一个比腊梅强一百倍的媳妇。李元茂的父亲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几年前他曾经是孙村的支部书记，只因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不当下了台。李元茂的父亲说到做到，没出半年，李元茂就把貌美如花的田英给娶回了家。孙村的人认为马立业和李元茂在婚姻上算是打了一个平手，从此两家就断绝了来往。

两家暗中互相较劲。马家盖了新房，李家马上跟上，并且盖得还要气派。李家买了机动三轮车，马家立马就添置。反正只要李家有的马家立马就得有，只要马家有的李家马上就置办。两家都可着劲的过日子，唯恐被对方小看了。但有一件事，马家比不上李家了。那就是腊梅给马家生了一个丫头，而田英却给李家生了一个小子。于是马家就改变了策略，希望这丫头将来能比李家的小子有出息，为此给丫头起了一个大气的名字——马凤鸣。没想到李家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定要让自家的小子大大超过马家的丫头，就给小子起了一个更为霸气的名字——李龙飞。

马凤鸣比李龙飞大三个多月，从上小学到初中两个人就在同一个班。由于马立业和李元茂的督促，两个孩子成绩都出奇的好。

后来马凤鸣和李龙飞又都去了县城读高中，还是比着学。再后来两个人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又都留在了省城。马立业为女儿高兴，李元茂为儿子骄傲。

可是谁也没想到，马凤鸣和李龙飞却偷偷地相爱了，又自作主张领了结婚证。

马立业问腊梅，“我们怎么办？这个不争气的丫头。”腊梅说，“要不我去找田英。”马立业叹了口气，“看来也只有这么办了。”李元茂问田英，“我们怎么办？这个没骨气的东西。”田英说，“要不我去找腊梅。”李元茂叹了口气，“也只能这么办了。”

今年五一节，李龙飞和马凤鸣在老家孙村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婚礼。婚礼上李元茂和马立业指着一对新人咧着大嘴说这就是强强联合啊，将来要是生个小宝宝定能成龙成凤，哈哈哈……

□小小说

秋天里的故事

●王锡健

栓婶地里的花生丢了。

那天早晨她到地头查看花生时，发现少了10垄花生。栓婶丈夫在海里打渔，勤快的栓婶干农活不比男人差，摆弄地像伺候孩子，花生饿了喂化肥，渴了抽水灌，谁的花生都没有栓婶伺弄得好。透成的花生说丢就丢了，咋不叫她疼心？

栓婶为丢花生的事三天三夜没合眼，村里几个三支手老在脑海里转悠，数来数去，属满远是第一嫌疑犯。过去满远是三只手，不是他能是谁？不过，前些日子，村里有人做媒，要女儿芳子介绍给满远，想来满远个子高，会修理机器，只是有“偷”字就叫栓婶凉心，所以栓婶压根儿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即便芳子喜欢满远，没有当妈同意也不成。

正想着，芳子下班回来，栓婶眼睛呆滞地看着女儿，芳子忙上前摸了摸妈妈的头。栓婶说：“芳子，咱花生丢一大面子，今年别想卖钱了。”栓婶眯缝眼睛看女儿，说：“我琢磨是满远。”芳子一听，吃惊地问：“你就不能寻思别人，专盯满远。满远小时犯过偷的毛病，现在不是好了吗？”

芳子忽然想起啥，赶忙跑出门。抽袋烟的功夫，一个高挑个、两手沾着油污的年轻人站在门口，栓婶却装作视而不见。过一会儿，她边拾掇碗筷边说：“还有脸进我家门！”满远瘪着嘴唇瞧着芳子，看芳子眼神行事，大胆向前迈一步，说：“栓婶，那花生……对，是我……我偷的，您想怎么处置我都行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这种人就欠劳动改造，那好，秋收正缺帮手。不过吗，话说头里，你给我秋收是弥补给我的损失，与俺芳子半点边沾不上。”满远满口答应，同时诡秘地笑了。

栓婶男人张栓打渔回来，当他路过自家责任田时，惊奇地发现地里花生、玉米都利利索索收拾了，张栓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往年大都等着自己回家秋收，今年这是咋的？

栓婶把丢失花生，怎样惩罚满远劳动改造的事儿板板眼眼絮叨了。张栓一听，说：“坏事了，坏事了。那花生是和我伙计出海路过咱花生地时顺手拔上船吃了，因走得急，没能告诉你。”栓婶一听，身子摇晃几下，差点晕倒：“你说啥，你拔的花生，哎妈呀，这可冤枉满远……”

不知啥时，芳子和满远已站在院中央。此时，屋里“噼啪，噼啪”两声响，接着饭桌上出现两碗热气腾腾荷包蛋：一碗给张栓的，一碗给女婿满远的。张栓私下问栓婶：“你还蒙在鼓里，人家满远用苦肉计来感化你这个丈母娘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”栓婶脸刷地变红了。

花知道，风来过

●李兴海

他成为我的同桌，是意料之内的事情。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，本来就是黄金搭档。我们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。只要不说话，不吃零食，不影响其他同学听课，那么，你睡觉也好，看课外书也罢，都不会有老师管你。

我们在虚度的青春里相识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把他的所有小说借给我看，而我则经常帮他出整人的馊点子。我说他是我的财神，他说我是他的狗头军师。再后来，他喜欢上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天天吵着要我帮他写情书。

这小子够懒，情书帮他写好之后，他连抄都懒得抄，直接递给人家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他都激动得像个神经病，问我不下一百遍：“喂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我？”“要是她拒绝我怎么办？”

回答来回答去，还是那几个了无生趣的问题，最后搞得连前排同学都觉得我和他像是复读机。最后一堂是政治课。老师在黑板上写，矛盾具有普遍性，但也具有特殊性。这句话说完不到三分钟，就得到了实践的充分证明——那女生既没同意，也没拒绝，因为她压根就没打开看过。她把那封情书直接交给我们班主任去了。

就在我那朋友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我忽然热血沸腾，挺身而出。

我说，虽然情书下面落的是他的名字，但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恶作剧而已。他对此事不知情。不信，可以拿那封信来对笔迹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

我的豪迈之情似乎把他给感染到了。他也一个激灵站起来，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

俩人像是梁山结拜的兄弟，为到底谁先死而争得面红耳赤。最后，班主任彻底火了，说我和他是典型的江湖混混，一身的流氓气。

因为没有触到早恋这根高压线，所以，我和他只是按照违纪论处——升旗台下，两百个俯卧撑。这两百个俯卧撑差点没要了我和他的小命。我俩趴在大太阳下面，一边咒，一边做。

再后来，我被勒令留级，他退学走出了学校。

听说他爸在城北开了个汽车修理厂，他在里面跟着师傅学手艺。我没去找他。因为家里日子过得十分窘迫，根本没有那份闲情逸致。

很多年后，下乡采风，偶然碰见，才知道他也好过不到哪里去。修理厂倒闭，欠了不少钱，这些年，他在乡下开了个养鸡场，效益还算不错，不但把债还了，还有了点小积蓄。

前几天买房，首付差几万，心里正烦，刚巧他来电话，就朝他抱怨了一通。两小时后，他骑着摩托，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他说：“兄弟，我这儿只有两万，看能不能帮上忙，你先拿着用，有了再给我。哦，还有，这是五十个土鸡蛋，自己养的鸡，没喂饲料，香着呢，专程提来给你尝尝。就这样，不说了，养鸡场那边没人看，我还得回去照应——”

话没说完，他就骑着摩托车，走掉了。我站在细雨中，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我以为，很多情谊就跟山茶一样，迟早会被烈夏冲得四处飘零，却忘了，只有花儿才记得，到底春风何时来过。

本报广告订版电话

0531-85193584

邮箱：ncdzgg@163.com